



他是敌人，还是同志？  
是特务，还是特工？

为了证明身份  
他一个人在战斗  
.....

# 身份的证明

PROOF OF IDENTITY

易丹 钱滨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 身份的证明

Proof of Identity

易丹 钱滨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份的证明 / 易丹, 钱滨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8  
ISBN 978-7-220-07641-1

I. 身… II. ①易… ②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5520号

# 身份的证明

SHENFEN DE ZHENGMING

易丹 钱滨 著

责任编辑	杨海
封面创意	易承桃
封面设计	王一轲
内文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叶勇
责任印制	李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网 址	<a href="http://www.scpsh.com">http://www.scpsh.com</a> <a href="http://www/booksss.com.cn">http://www/booksss.com.cn</a> E-mail: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 行 部	(028)86259459 86259455
业务电话	
防 盗 版	
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制 作	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60mm × 230mm
印 张	21.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7641-1
定 价	29.50元

■ 著作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028) 86259624



# 目录 Contents

- 01 孤城谍影 / 1
- 02 得不偿失 / 12
- 03 巧舌如簧 / 23
- 04 瞒天过海 / 33
- 05 各怀鬼胎 / 45
- 06 成功脱困 / 57
- 07 战地姻缘 / 68
- 08 身份难明 / 79
- 09 龙游浅水 / 91
- 10 披荆斩棘 / 102
- 11 峰回路转 / 113
- 12 拔刀相助 / 123
- 13 落魄鸳鸯 / 134
- 14 马失前蹄 / 145
- 15 首战告捷 / 156

- 
- 16 一波多折 / 167  
17 再为卧底 / 178  
18 左右互搏 / 189  
19 险象环生 / 199  
20 同床异梦 / 209  
21 步履维艰 / 220  
22 多事之秋 / 231  
23 困兽犹斗 / 241  
24 过眼云烟 / 252  
25 蒸蒸日上 / 263  
26 环环相扣 / 274  
27 千头万绪 / 286  
28 不测风云 / 298  
29 曲折离奇 / 311  
30 身份证明 / 322



01

# 孤城谍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溃败的蒋家王朝正潮水般地涌向台湾岛。在大陆，残存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约30余万人被挤压在西南一隅，企图在此与解放军进行最后一战。

国民党92军驻扎在川南的岷水市，是这次最后一战的主力部队，其军部设在这座城市的一所学校里。

这天阳光和煦，暖融融的。军部的院子里没有了那些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跑来跑去的军官们，连两个站在大门外面的哨兵也已经昏昏欲睡的样子。这时候，大门外的街道上几辆拖着山炮的卡车隆隆驶去，干燥的路面上顿时被卷起了翻滚的尘土。92军军部所在的这个学校，分成了前后两个院子。前院是一个四面合围的两层木制楼房，是军部各个部门的办公室，中间留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天井。后院一排高檐宽廊的平房是属于军长韩庆东的。

楼上的回廊空空荡荡，不见人影。

穿着一身便衣的军统特务戴佑才，轻手轻脚地出现在二楼的回廊上，他沿着一个个房间的窗外走过，朝里窥探，但脚下的木板依旧发出了吱吱呀呀的刺耳声响，惊动了房间里的一个人。那人迅速将正在抄写复制的一张简易军用地图悄无声息地塞到抽屉里。与此同时，二楼一个虚掩的房门里，另一双眼睛正贴在门缝上追随着戴佑才的身影。

然而，戴佑才毫无察觉，他在那双眼睛隔壁的屋子前停了下来，听了听里面的动静，又看看四周，掂起脚尖朝里面窥视。屋子和别的房间没有什么区别，办公桌的后面，一个军人把帽子盖在脸上，仰靠着椅子似乎已然睡着了。

戴佑才试探着推了一下房门，隔壁的房门却突然打开了，那双眼睛带着嘲讽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李处长？”毫无防备的戴佑才尴尬地笑笑。

“军统连我们情报处也不放心？”92军情报处的处长李天纲眼睛里的嘲讽这时候已经变成了厌恶。“哪儿的话，我不过随便走走，处长请不要多心。”戴佑才陪着笑脸，



想要离开。李天纲叫住他，一把推开那个房间的门，房门重重地撞在墙上，里面睡觉的人被惊醒了，急忙坐起来，疑惑地看着门外的两个人。李天纲对屋里的那人说：“皓明兄，有人想搜查一下咱们情报处，你介意不？”戴佑才连忙解释：“没有，没有，二位处长真的误会了。”

李天纲也不再纠缠，看着戴佑才灰溜溜地跑下楼去了，回头笑笑：“没事儿，你接着睡。”说完，他回到了隔壁自己的房间，“嘭”的一声关上了门。当一切再次安静下来，刚才一脸懵懂，连话都没说一句的92军情报处的副处长瞿皓明关上门，迅速回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刚刚正在抄录的地图，继续工作。地图主要是公路和地名之类的，对照着另一个标有“绝密”字样的文件，他在那些地名上标出了不同的日期和时间。抄写完毕，他将一个裹得紧紧的小纸卷放到火柴盒里，并在上面装满了火柴。随后，他把那份“绝密”文件装进自己的公文包，正要起身往外走。门突然被推开了，李天纲正站在门口看着他。

## 2

中午，从城里往前沿阵地的路上，一辆吉普车的后座上坐着的赫然是92军军长韩庆东和他的副官罗明。罗副官看了看韩庆东，说道：“军座，对前沿阵地的布防，你有什么打算？”

罗副官说：“你说呢？”

罗副官讪笑：“打仗的事情，我还真不太懂。”

“既然如此，成都那边派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罗副官有些不自然：“军座知道，我的主要任务是……”

韩庆东打断了他：“是监视我？”

“不不，军座误会了。我们认为，92军军部有共产党的谍报人员，我的任务就是抓到这个共党分子。”

韩庆东看了看罗副官，嘲讽道：“你抓到了吗？”罗副官尴尬地笑笑以示已有了些眉目。“罗副官，我警告你，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我的副官。你要能把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找出来，那当然好。但如果你还有其他什么想法，我照样可以让你走人。”

92军的防御阵地在这座小城市的远郊，一道道堑壕在丘陵间蜿蜒盘绕。指挥所是一个半地下的掩体，里面聚集了十几名军官，韩庆东端坐在正中间的椅子上，他的身后是一张很大的地图，从地图上四面八方、或近或远的红色箭头上可以看得出，92军已经处于越收越紧的合围之中。韩庆东深吸了一口气：“我后面这张地图大家比我看得多，我

们的处境也就不需要多说了。弟兄们跟了我许多年，我不怕对大家说心里话。这一仗你们不想打，我也不想打。因为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顿了顿，接着说：“但是，作为军人，最根本的有两条，第一是服从命令，第二是要有军人的荣誉。蒋委员长在成都亲自坐镇，就是要看着我们打这一仗。从成都调拨给我们军的一批全新美式装备，会在最近几天运抵前线，这座城是守不住的，谁来也守不住，不过有了这些美式装备，我们就还有希望。”军官们听着韩庆东这些自相矛盾的话，面面相觑，一脸茫然。韩庆东突然站起来一摆手：“不讲这些废话了，我要去前阵地看看。”

3

夜晚，92军军部的一间审讯室内摆放了两张椅子，一盏裸露的电灯泡从天花板上吊下来，轻轻地晃动着。晃动的光线把室内的空间照射得有些光怪陆离。李天纲被捆绑在椅子上，已被打得满脸血迹。

罗副官对李天纲吼道：“快说！瞿皓明是不是共产党？是不是他偷走了军部的情报？”

李天纲一脸恐惧，看着瞿皓明，摇摇头。

罗副官用枪把狠狠地打了下李天纲：“去你妈的！少跟我玩花招！”说完，他打开左轮手枪的弹夹，将其中的子弹抖落了出来，子弹带着清脆的响声散落在地上，然后把一颗子弹装进了弹夹，狠狠地转动了几圈，把左轮手枪抵住了李天纲的太阳穴：“我数到三！”

瞿皓明沉默着。

“一！”

李天纲看着瞿皓明，几乎要崩溃了。

“二！”

瞿皓明的回答依然是沉默，但呼吸既沉重又急促。

“三！”

罗副官扣动了扳机，枪口冒出耀眼的火花，然后是刺耳的枪声……

伴着响亮的枪声，瞿皓明惊醒过来，发现这只是一场噩梦。自己是躺在办公室内的椅子上。办公室的窗外阳光强烈，四周一片寂静。

瞿皓明起身走到门边拉开了门，看了看外面，接着他看了看手表，走了出去。

4

午后，熙熙攘攘的小镇街上，瞿皓明和一个女人在一个卖面条的小馆子里面对面坐着。这个美丽的女人竟然是城防司令周明仁的姨太太叶玉瑶，她一袭淡蓝色旗袍，浓密的乌发结集盘在头上。面前有碗面条，但她几乎没有动，只是呆呆地看着对面狼吞虎咽的瞿皓明。

“你怎么不吃？”瞿皓明关切地问。

“我不饿。”

“是吗，那我把你的吃了？”

叶玉瑶把面前的碗推给瞿皓明。瞿皓明正要端碗，却见街上有个短发学生打扮的女人骑着自行车一晃而过，还看了看他，他想了想，站起身来。叶玉瑶有些惊讶，瞿皓明扔下一句“等我回来”便追出馆子，那个骑车的女人也已下了车，推着车慢慢走到街口。

“韩小姐！”瞿皓明连忙跑了过去。那女人停了下来，回头看着瞿皓明，赫然是韩军长的女儿，韩苓。“韩小姐放学了，我正吃面呢，就看见你……”韩苓打断了他说：

“我也看见你了。因为不想打扰你们，所以没叫你。”瞿皓明一愣：“你别误会。”

“我误会什么？我说什么了吗？”韩苓骑上了自行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下午，92军军部的院子里，军官和士兵们进进出出，院子里也充斥着嘀嘀嗒嗒的电台声。

瞿皓明夹着公文包，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夹朝后院走去，来到军长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哨兵拦住了他。瞿皓明把手里的文件夹晃了晃：“成都方面的急电。”哨兵答道：“军长去前线视察了。”瞿皓明一瞪眼：“废话！军长在哪儿我不比你清楚？军长一回来就要看到这份急电。”哨兵立正，让瞿皓明进去了。

来到办公桌前，瞿皓明从牛皮纸文件夹里取出一份电文放在很显眼的地方，然后悄悄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他曾经誊写的绝密文件，迅速将它放进了一堆文件中，然后他转身就往外走，却看见戴佑才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前后院之间的过道上，正看着这边儿。

92军的前沿阵地的掩体里，韩庆东正带着几个军官看着铺展的地图。他在地图四周指了指：“共军的部队正从四面八方赶过来，随时都可以向我们发起总攻。”叶团长试探着：“军长说得对。共军围而不打，显然是有道理的。”“你想说什么？”韩庆东突然笑了一下。“军长，共军这是在给我们和平谈判的机会。难道你真的要打这一仗？”韩庆东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于是他接着说：“我跟着军长这么多年，你知道我不是怕死的人。但是……”

一旁的军官斥责道：“叶团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叶团长有些急了：“你说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就忍心让弟兄们白白送死？”韩庆东平静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什么都别说了，这对于谁来说都是最后一仗，被共军打死，或被蒋委员长打死。作为军人，我更愿意选择死在战场上。”

92军阵地对面的山头上，解放军的阵地同样是弯弯曲曲、无限延伸的战壕，覆盖着密密麻麻的灌木丛。解放军侦察连连长向德福跪在两个战士身边，用望远镜观察着对面。正用狙击步枪瞄准的战士说：“连长，那帮人在瞎吵吵啥呢？我这手痒痒得有点儿忍不住了。”另一个战士忙低声喝道：“你别胡来！没有团长的命令，谁也不能开枪。”

向德福有些怪异地笑了一下，把狙击步枪拿了过来，瞪了另一个战士一眼，那战士不敢吭声了。

92军阵地的战壕。叶团长掏出手枪，顶在了自己的太阳穴上：“军长，带着弟兄们起义吧！老蒋从来都把咱们92军当成后娘养的，到了今天，咱们还犯得着为他卖命吗？”韩庆东厉声斥责：“放肆！你还像个军人吗？丢了阵地你就别来见我！”他转身走了。其他几个军官也连忙跟上去。战壕里只留下叶团长握着枪怔怔地站在那儿。

对面，向德福的瞄准镜里，韩庆东和几个军官消失了，他错过开枪的最好时机，这让他有些失望，于是，他将站在那里不动的叶团长套在了瞄准镜里。军官头上的钢盔，在瞄准镜里发出了一个很亮的反光点，他扣动了扳机。

92军的掩体里，正走向隐蔽部的韩庆东听到了对面突如其来的枪声。军官们本能地弯下腰，隐藏在战壕里，同时也看到了身后头部中弹的叶团长。韩庆东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了。

这时候，掩体里、暗堡里的机枪开始朝着对面的山头胡乱射击。而对面的山头却无声无息地没有反应。在骤然响起的枪声中，一个士兵跑到韩庆东面前：“报告军长，成都急电！”

韩庆东从士兵手里接过电文看了一眼。

瞿皓明从军部楼上下来，朝外面走去，他刚走到大门口，就看到军长韩庆东和罗副官等人从两辆吉普车上下来，快步走进了军部院子。他叫住了罗副官：“军长怎么又回来了？”

“成都那边要军长立即回到军部，蒋委员长要亲自和军长通话。”罗副官低声说。“哦……”瞿皓明从兜里掏出一个烟盒，却发现烟盒已经空了，他随手把空烟盒扔在了地上，然后朝外面走去。“你上哪儿去？”

“买包烟。”

罗副官有些疑惑，这时候，戴佑才走了过来。“他没什么情况吧？”罗副官压低了嗓音。戴佑才笑了笑：“一切正常。”

## 5

黄昏时分，军部外面的街道很平常，没什么人。只有不远的拐角处，有一个卖香烟的小贩，他是地下情报员张山，他看见瞿皓明走过来，迅速查看四周的情况，一边若无其事地吆喝了两声。瞿皓明把几张钞票放在他的烟摊上：“拿包哈德门。”

张山把烟递给他。

“还有火柴。”

张山再次看了看瞿皓明的身后，把一盒火柴递过去，这个过程两个人不动声色地交换了各自手里的火柴盒。瞿皓明一边点烟一边低声说道：“里面的情报很重要，你马上交给老杨。”说完，他转身走了。

夜里，城市的一个角落，昏黄的灯光下，一条巷子在尽头拐了个弯儿，在这条叫做隆盛街的小巷转弯处，有一个不大的裁缝铺，这个裁缝铺是解放军二野川南情报站的秘密据点。

裁缝铺里，一只手打开了瞿皓明传递出来的火柴盒，里面的火柴倒在桌子上，露出了裹成纸卷的情报，是那张标注了时间、地名的线路示意图，还有一行小字。

张山，还有情报站负责人，裁缝杨剑锋，以及他的妻子、情报员丁雨岚围在桌子跟前。

杨剑锋表情凝重：“成都那边运送来了大批新式武器装备给92军，这张地图上面是运输车队的行进线路和时间表。这份情报必须立即送出去，让我们的部队有时间打掉敌人的这批军火。老张，恐怕要用你的交通线才行。”张山有些犹豫：“我担心交通员老王已经被特务监视了。”这让杨剑锋和丁雨岚都吃了一惊。“应该不会吧？上次情报成功送出去了，老王一直都是个很谨慎的人。”张山阴沉着脸：“有种直觉，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谁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出什么问题。”老张的担心虽然没有证据，但绝不是多余的，杨剑锋思忖着，可是他们没有别的通道可以传送情报。而且也没有时间了。虽然张山表示他自己去送，但张山走了军部里新的情报就没法送出来了。

就在丁雨岚提议自己去送情报时，从里屋走出来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他睡眼蒙眬地站在那儿叫了声“妈妈”。丁雨岚急忙走过去：“小京，快回到床上去。”抱起孩子进了里屋。张山摇摇头：“她去也不合适。孩子小，离不开她。而且你们这个裁缝铺在城里也挺显眼的，老板娘在这种时候突然不见了，说不定就会引起特务的注意，那这个

情报站就危险了。”杨剑锋点点头：“这份情报就让老王送吧。一定要小心，如果发现什么情况，立即放弃接头，哪怕情报送不出去也不能冒险。你是我们在敌人军部里面那个情报员的唯一联络人，你要出了问题，更多更重要的情报就很难送出来了。”他将情报重新裹成纸卷，还是放在了那个火柴盒里。

6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地下交通员老王挑着货郎担出现在城外的一条河边，他把货郎担放在地上，走下河堤四下观察着。这时候，从桥洞下面走出一个农民模样的交通员来。老王拿出火柴盒：“情报很重要，必须立即送到部队手里。”

交通员将火柴盒揣进怀里，点点头。突然他们惊讶地发现河堤上出现了一群国民党士兵正逼近他们，带头的正是戴佑才。

老王立即拔出手枪：“快走！我掩护你！”交通员没有犹豫，从河面朝对岸狂奔。老王趴在地上不断射击。那些士兵被老王暂时阻挡住了。这时候，那个交通员已经上了岸，消失在一片树林之中。戴佑才叫喊着，命令几个士兵跑上大桥追过去。老王开枪打倒了最前面的一个人，手枪没有子弹了，戴佑才带着几个人团团围住了老王。

解放军先遣部队396团团部里，黄团长正和那个交通员趴在一张地图前，按照情报的内容，在地图上用红铅笔画出一条线路。

这时候，向德福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外：“报告！侦察连长向德福奉命来到！”他有些迫不及待地：“团长，有新任务？”

黄团长瞪了他一眼：“进来，着什么急？你擅自在前沿阵地开枪射击，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向德福连忙住嘴了。黄团长这才指着地图说：“刚刚送来的情报，敌人给92军运送的大批新式武器装备已经上路了，按照他们的时间表，两天以后就到这儿了。”向德福立即提议马上发起总攻，在武器运到前吃掉92军。

“向德福，你说话之前先动动脑子行吗？我们要的是和平解放岷水市，让城市 and 城里的人民免于战火！”黄团长训斥道：“所以我们在围而不打的同时，要坚决阻止敌人这批军火运过来，你明白吗？”他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命令向德福立即带上一个排，在午夜之前赶到这里，务必把敌人的运输车队打掉！

岷水市城防司令部所在地，比起92军军部来要气派很多，看上去像一个很大的庄园。

司令周明仁正躺在床上吞云吐雾地抽大烟。叶玉瑶用托盘端着一碗茶进来了：“还

抽个没完，都什么时候了？”周明仁放下烟枪，喝了口茶笑笑：“你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的日子还是照样过。”

“不是说好你要去城外视察阵地吗？”

叶玉瑶一听有些高兴，她不动声色地：“既然不想打仗，那你就要想办法。”

周明仁把她拉到身边坐下：“我早想好了，我现在就等着共军进攻呢。”

“为什么？你要起义投诚？”

“你说什么？”

叶玉瑶连忙掩饰着：“那你什么意思呀？我不懂你们那些事。”

“打起仗来我才能趁乱带着你离开这儿。你没看见现在我被韩庆东他们盯得多紧？他们就想拉着我陪他们92军一块儿死呢。”

“我们能去哪儿呢？”

周明仁笑了：“老蒋他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台湾？”

“你不想去？”

叶玉瑶低头不语。

92军军部楼下情报处的大办公室里，处长李天纲和瞿皓明的谈话突然被一阵惨叫声打断了。瞿皓明询问地看着李天纲。李天纲站起来走到了外面的回廊上，瞿皓明跟出去：“怎么回事儿？”李天纲笑了一下：“今早罗副官派人抓回来共党的一个地下交通员。”瞿皓明暗自吃惊，淡淡地说：“罗副官？这应该是咱们情报处的事情嘛。”“他愿意干就干吧，你还怕他抢走这个饭碗？”李天纲语义暧昧地：“反正我怕报应。人家罗副官不怕。你大概也不怕，对不对？”

瞿皓明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又一声惨叫传来。瞿皓明忍不住转身要走向发出惨叫声的地方，李天纲叫住了他，劝他最好离审讯室远点儿，弄不好会惹火烧身的。瞿皓明回头看着他，不动声色：“你想说什么？”

“那帮军统的人看咱们情报处已经很不顺眼了，你千万别去插手，这样对谁都不好。”

瞿皓明站住不动了。

一辆汽车停在城防司令部院子里，一个警卫打开车门，周明仁正要进去，他的贴身参谋刘杰从后面跑上来：“司令！92军韩军长在东线防御阵地等了你半天，见你没到，发了一通脾气，已经走了。”

周明仁眼睛一瞪：“他发什么脾气？难道老子还要看他脸色！”

“我们还去吗？”

周明仁狠狠地把车门摔上：“去个屁！本来就是给姓韩的一个面子，陪他看看。既然如此老子还懒得出门了！”说完，周明仁转身气哼哼地朝院子深处走去。

这时，叶玉瑶从屋里出来，告知周明仁为了让他放心，她已吩咐下人去接大太太来府上住了。

周明仁疑惑地看着她：“她来了，你就得受点儿委屈了？”

叶玉瑶满眼的柔弱和不安，犹犹豫豫道：“太太来了，你还需要我在身边吗？你带着太太去台湾吧……我想回老家，清清静静过日子。”

周明仁暴怒起来：“你真还铁了心啦？不会是暗地里和什么男人好了吧？你这臭婊子！”说着，他狠狠一耳光，把叶玉瑶打得几乎站立不住了。

92军军部院子里，罗副官正抽着烟来回踱步，不远的角落里，依然传出严刑拷打的声音。突然，门开了，脸上无比兴奋的戴佑才走出来，得意地跑到罗副官面前：“招了。”

罗副官扔掉烟头，快步走进审讯室。

李天纲和瞿皓明坐在椅子上，看着韩庆东满脸愤懑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个小小杂牌师的城防司令，竟然也敢如此放肆无礼，真是树倒猢狲散啊！”李天纲劝道：“军长用不着为这样的事情生气，毕竟现在的局势不同了。”韩庆东不耐烦地：“别跟我说什么局势！要不是这种王八蛋太多，党国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不会放过这个姓周的！”

“军长，这件事情恐怕要慎重，毕竟我们的东线防御还是要靠周司令的那一个师啊。”

韩庆东冷笑：“别说他们，就是再来两个兵团，我们一样打不过共军。”

“军长说得对。但一旦弄不好会引起两军内讧，这座城市也就乱了。”

这时候，罗副官走了进来，看见李天纲和瞿皓明也在，笑着招呼后，便想到韩庆东跟前低语。韩庆东却有些厌烦地看着他命他直接说。罗副官掩饰着尴尬，不意地瞟了一眼李天纲和瞿皓明：“我们的人今天早晨在城外抓了一个共军的地下交通员，当时他正在传递情报。经过审讯，这个人已经招了，那份情报非常重要。”

“什么内容？”

“调拨给我们军那些新式武器装备的运输线路图和时间表。”

韩庆东一听大吃一惊：“怎么会落到共产党手里的？”

“抓获的人只是个交通员，他无法交代情报来源。不过这些情报肯定是从我们这里弄出去的。二位情报处长的意见呢？”李天纲显然也很意外，没有说话。瞿皓明也一脸严重的样子。当罗副官接着报告情报已经送出去了，他们的人晚了一步时，韩庆东怒



气冲冲地看着李天纲和瞿皓明，喝道：“这个情报在你们那儿？”李天纲推脱道：“军长，情报只有一份，没有副本。它应该在你这里。”罗副官阴阳怪气地：“但是你们都看过。”

瞿皓明冷冷地：“罗副官好像话里有话了。知道情报内容的人并不是只有我和李处长。”

李天纲不失时机地加上一句：“你也看过。”

韩庆东不耐烦地一拍桌子：“都给我闭嘴！”三个人不吭声了。“共军得到了这个情报，一定会对我们的运输车队下手。必须立即让车队改变行程和路线，你马上去办。”最后一句话是对李天纲说的。李天纲连忙说是，并叫上瞿皓明准备离开。

而罗副官却提议：“等等，军长说得对，共军一定会伏击车队。不过，情报既然已经到了共军手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用运输车队做饵，反打他们一个伏击。目前，打一个小小的胜仗，对于全军的士气也是一个极大地鼓舞！”

韩庆东思考着，缓缓地点点头。罗副官得意地看看李天纲和瞿皓明：“军长，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军部的院子里，瞿皓明慢步朝大门走去，罗副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笑着问：“瞿处长的烟又抽完了？”

瞿皓明也一笑：“还真让你猜着了。”

“正好，我也得买包烟。”

军部大门外的街道上，情报员张山的香烟摊还在那儿，他看见瞿皓明和罗副官朝他走过来。瞿皓明和罗副官都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闲聊。看上去似乎一切都还正常。张山很自然地吆喝了一声。不过这次的吆喝和上次见瞿皓明之前的不一样。瞿皓明听见这声吆喝，明白那是一种报警。他们分别要了一包香烟。瞿皓明拦住罗副官要付钱的手：“我来我来。”

罗副官也并不坚持：“那就不客气了。”他看着瞿皓明拿出几张折叠起来的钞票递给了张山。离开之前，瞿皓明看了张山一眼，那眼睛里的神情转瞬即逝，但内容非常复杂，是感激、是痛苦或者是告别。

瞿皓明和罗副官走进了军部大门。

与此同时，戴佑才带着两个便衣突然冒出来，围住了张山。

张山很镇定地一笑，把一包烟递给戴佑才：“老哥，好久没见了。拿包烟抽？”

戴佑才一把将烟打落在地上，一只手已经插进了张山的衣兜，迅速地掏出了瞿皓明刚才给他的那几张钞票，打开看看，里面什么也没有。

张山不高兴道：“老哥，按咱们村里的排辈儿，我还是你的远房表叔呢，你这是干什么？”

戴佑才恶狠狠地揪住他的领口：“少他妈废话！带走！”